

作家与蚊子

张坤



要说夏日里最讨厌什么，很多人都会说是蚊子，特别是当你睡觉的时候，有一两个蚊子在你的耳边“嗡嗡”的叫个不停，有的甚至还咬你两口，你对蚊子的厌恶之情更会油然而生。

蚊子虽然让人厌恶，可是在某些大作家眼里，蚊子却被寄寓了哲理、情趣、深情和爱。

沈复是清代作家，他对蚊子却别有一种感情。他在《浮生六记》中记叙了一段童年的趣事：“夏蚊成雷，私拟作群鹤舞空，心之所向，则或千或百果然鹤也。昂首观之，项为之强。又留蚊于素帐中，徐喷以烟，使其冲烟飞鸣，作青云白鹤观，果如鹤唳云端，怡然称快。”这几句话的意思是夏天蚊子发出雷鸣般的声响，我暗自把它们比作群鹤在空中飞舞，心里这么想，那成千成百的蚊子果然都变成仙鹤了；我抬着头看它们，脖颈都为此僵硬了。我又将几只蚊子留在素帐中，用烟慢慢地喷它们，让它们冲着烟雾边飞边叫，我把它当做一幅青云白鹤的景观，果然像仙鹤在青云中鸣叫；我为这景象高兴地拍手叫好。

在作者的笔下，蚊子则别有情趣，此刻，

童年的作者把眼前的空间想像为蓝天，把自己喷的烟想像为飘浮空中的白云，把蚊子想像为白鹤。这些想像，都超出了他眼前的事物本身，似乎在观赏“鹤唳云天”的景象，享受到了物外之趣。一个富有生活情趣的人，应该富有观察力和想像力，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。

有时候我们从蚊子身上也能看出一个作家的品性。现代作家侯春哲先生曾经写过《托尔斯泰与蚊子》的一篇文章：

一个前往城里考试的小伙子，与一位陌生的游客住在山间旅店的一个客房里。

第二天早上，当小伙子醒来时，发现同伴已经不在房间里了，在走廊上遇见了旅店老板，老板告诉他说：“你的同伴已经走了，他的身上被蚊子咬得异常厉害，奇痒难忍，不得不用盐水止痒。我看他的身上，果然密密麻麻有几十个红红的小包。我很奇怪，因为身上盖了毯子，不至于全身上下到处都被蚊子叮咬吧。”织梦好，好织梦想到同伴叠得整整齐齐的毯子，再看看自己，浑身上下完好无损，小伙子一切都明白了，深受感动，他对旅店老板说：“他知道我今天要参加重要的考试，为了让蚊子不咬我，他就裸露着自己的身体，让蚊子都去咬他。我和他素不相识，他真是太伟大了！请问他登记的名字叫什么，我要一辈子记住他的名字！日后有机会我一定要报恩于他！”后来，小伙子顺利考上了大学，为了感恩，他登报说出了这件事情，并要寻找这个让他睡了一晚好觉的人。从此，这个名字响彻这个国家，很多人撰文赞誉他的高尚人格。

他就是写出了《战争与和平》《安娜·卡

列尼娜》等杰作、被公认为全世界的文学泰斗的俄国最伟大的文学家托尔斯泰。

这虽然是一件小事，但足以表明托尔斯泰的人品。托尔斯泰体贴他人的交际魅力和他的作品一样，折射出了璀璨的人文主义光芒。在住宿差的情况下，为了让同伴睡个好觉，不影响第二天的考试，他甘愿不盖毯子，忍受着痛、忍受着痒，任凭屋子里的蚊子叮咬自己，希望蚊子叮了自己之后，就不再咬同伴。结果他被蚊子咬得伤痕累累，满身是包，不得不靠盐水止痒。为了素不相识的同伴，托尔斯泰不惜“以身喂蚊”，多么地善解人意，多么博大的爱！他用自己的血肉和伤痛换来同伴的安眠，不仅得到了同伴的友情和感激，而且获得了一个国家人民的高度赞誉。伟大的政治家列宁称颂他具有“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”，更具有“世界第一流的人品”。

小小的蚊子也饱含着父母的爱，作家刘墉在《父亲的画面》中记叙，有一次蚊子叮刘墉，他父亲明明发现了，却一直等到蚊子吸足了血才打。他母亲说：“看到了还不打？哪儿有这样的人？”“等它吸饱了，飞不动了，才打得到。”他父亲笑着说，“打到了，它才不会再去叮我儿子！”平平淡淡简简单单的细节，抒写了多么深挚的父爱啊，令人感动不已。可怜天下父母心！

蚊子有时候虽然让人讨厌，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，其精神又是值得赞叹的。现代作家袁国燕的散文集《亲密无间》，其中一篇文章《蚊子》，写得酣畅淋漓，生动传神。尤其是关于蚊子精神的描述，颇为精彩，她写道：“仗着纤细细细的身材，在暗夜里嗡嗡

嚶地壮胆偷袭。在一口口鲜血的滋养中，产卵成长，化蛹成虫，一丝不苟地活着。即使它们的生命只需人类一个巴掌，就干枯成一副标本，然，它们不畏惧、不屈不挠，向最庞大最危险的人类进攻，且不达目的不罢休。血肉之躯对它们的吸引，早已超过了对死亡的畏惧。”而蚊子之所以有这种精神，是因为“食血是它的使命，也是它的宿命。这就注定了，它必须偷袭，必须进攻，才能生存，并且享受一个蚊子的荣华富贵。”

其实我们人也应当有这种蚊子精神，作为一个人，只有发扬蚊子精神，才能攻坚克难，战胜自我。工人，制造产品是自己的使命；农民，辛苦耕种是自己的使命；教师，教书育人是自己的使命；学生，勤奋学习是自己的使命……不管你从事哪一行，都离不开使命的牵引。为了这一使命，我们别无选择，因为只有发扬蚊子精神——不畏惧，不屈不挠，不达目的不罢休，才能干出名堂，做出业绩，学有所成。蚊子精神应渗透在各行各业，它是做好工作，干好事业的根本保证。它也是爱情、婚姻、家庭的好帮手，只要充分发扬它的长处，就会让我们爱情甜蜜，婚姻美满，家庭幸福。我们单位有一小伙苦追一女同事八年，终于修成正果。大家都戏称他“抗战八年”，他也引以为豪，因为他们过得很幸福！有一天我和他聊到了蚊子精神，他深有感触地说：这不就是在说我呀？原来令人讨厌的蚊子，竟还有这种难能可贵的精神品质！以后我要好好传播蚊子精神！努力履行好自己的使命，遇事不退缩，一往无前，不做令人生厌的事，只做问心无愧的好事、幸事、美事！



新世界时报首发连载武侠小说



第七章 風蕭蕭兮

接上期

当日在凤鸣寺内，廖进舍命护住寺门，沐苒，戴正宏，顾俊元以及两位幼子得以顺利脱身，一行人在树林里一路潜行，沐苒见后面并无追兵，遂即停下脚步。

戴正宏背着幼子廖凌烟，沐苒怀抱幼女廖凤舞，刚才一顿厮杀时，哪里顾得上小娃娃的嚎啕大哭，想必也是过于劳累，现在在怀里睡的正熟，沐苒停了下来，小娃娃才微微睁开眼。

“舞儿或许饿了。”

戴正宏，顾俊元有趣的各自转过身去，顺便查看有无追兵。沐苒则退到树后解衣去给舞儿喂奶。不多久，沐苒示意二将回来，只见沐苒一手轻抚着孩儿一边说道，

“我沐苒自打嫁给廖进，从那时起，我就决定生是廖家的人，死是廖家的鬼，进哥是兵家的，过的都是打打杀杀滚刀尖子的日子，我也想明白了，进哥要是有难，我也绝不会独活。”沐苒说的很自然，没有一丝波澜。

“现在进哥拼了命的守住寺门，贼人众多，不同往日，我想此次定是凶多吉少了。”

沐苒一边说着，一边把舞儿送到戴正宏手里，继续说道，

“此次廖家连累二位，已是憾

愧，但还有件事要麻烦二位。”

听沐苒这么说，戴正宏二人此时已是双眼模糊，泪水盈眶了，戴正宏赶忙说道，

“哪有连累不连累的，末将的命都是廖将军给的，当年若不是廖将军相救，早就死在战场上了，夫人尽管吩咐，末将万死不辞！”

“哎呀！末将该死！现在后面并无追兵，夫人且保护孩子先走，我等拼了命也要去把将军救回来！”顾俊元说道。

说完二将对视一眼，戴正宏恍然大悟，准备回赶救人。

沐苒忙拉住二将说道，

“万万不可，刚才的情形你我都看到了，群贼气势正盛，二位回去也是无济于事。”

“我的意思是，以后小子凌烟，小女凤舞就麻烦二位将军照顾，廖进是我男人，我不去谁去！是生是死由天定吧！”

二将连忙摆手摇头说使不得，沐苒强势的说道，

“二位将军不必多说了，我主意已定，二位不是说命都是廖将军给的吗？我是他夫人，我的话也不听吗？”

“二位将军的大恩大德，恐怕只能来世再报了！”

说完屈身要给二将行礼，顾俊二将又是一阵为难。

这时小凌烟也听出话的意思来了，哭喊着拼命要跟娘亲一起回去救廖进。

沐苒心意已决，从怀中掏出一把匕首，放在颈上，

“我主意已定，还望二位将军成全！”

戴正宏二人也深知沐苒是何等的烈女子，若是不允，说的出也绝做的到，只能含泪答允。

“二位将军，以后要好好教导烟儿，将来为他爹娘报仇！”沐苒说道，

“二位可去投靠我家义兄沐英，可惜此刻他正带兵征讨吐蕃，二位可先去廖家祖宅山东崂山！”

此时廖凌烟拼命想挣脱开顾俊元的手，沐苒蹲下来紧紧抱住小凌烟，轻声说道，

“烟儿，刚才寺庙里坏人的样子你可都记住了吗？”

“记住了！”小凌烟咬紧牙，哽咽的说道。

“照顾好妹妹，以后要听伯伯们的话，那些坏人就是杀害你爹爹都凶手，好好学武功，将来替你爹娘报仇！”

戴正宏也蹲了下来，沐苒轻轻抚了下小凌烟，沐苒忍不住的擦了擦眼泪，猛然回头说道，

“事不宜迟！劳烦二位了！”

说完沐苒头也不回，大踏步施展轻功奔向凤鸣寺，任凭小凌烟怎样的哭喊。。。

沐苒知道，这一去定是没有回头路的，只要回头看一眼，也定是会割舍不下两个孩子，也只希望凌烟长大能成为像他爹那样英豪，照顾好妹妹凤舞。

顾俊元双手抱住小凌烟，说道，

“孩子，你娘的话你可曾记住了？大人有句话叫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！”

“哎，说来你还小，自然也不懂。”

“顾伯伯，我记住了！”

顾俊元和戴正宏一脸惊讶，也不知他是否真懂。

突然顾俊元一打嘘声的手势，戴正宏连忙捂住小凌烟的嘴巴，示意他不要出声。几个人找了个偏僻角落隐藏身形。

这时，头顶飞过三个身影，

“你们两个赖皮了，要不要个脸？！我说开始了吗？”后面的一个身影说道，

“你说了说了，你自己说的，你自己没听见你怪谁？！你不信问老大！”前面的一个身影回答道。

顾俊元戴正宏相互对视一眼，均表示看不懂来人的路数。刚准备起身，此时又闪过一道身影，顾俊二人暗自惊道，“好险。”

几个身影走远，二人才敢直身起来，不敢耽搁，戴正宏抱了廖凤舞，顾俊元背了廖凌烟，飞奔下山。

大路二人是绝计不敢走的，顾俊元和戴正宏专挑泥泞小道，一步也不敢停歇，飞奔了约莫一百多里地，才终于到了一个小城镇。挨到天黑，二人偷偷进城，找了户马棚，偷偷安顿下。夜里戴正宏施展轻功，去店里偷了几个凉馒头，又去有羊的人家偷挤了些羊奶回来给凤舞充饥。

深夜忙完，二人才开始计划未来的去向，投靠廖夫人，沐苒的义兄沐英最为妥当，但当时确实沐英正以副帅之职随邓愈征讨吐蕃。沐苒曾建议二人先前往廖家祖宅崂山，可惜，廖进父母早已不在人世，况且有贼寇会不会先行去崂山埋伏也未可知。

顾俊元一拍脑门说道，

“忘了，忘了，我们先去山东，绕远道上登州，先去登州戚祥兄弟那里避避风头，之后或去投沐将军或是去崂山，再做定夺。”

这位戚祥愿也是廖进旧部，效力与廖进麾下，是当时誓死跟随廖进的十兄弟之一，当年战功赫赫，被朱元璋封为登州卫指挥使，子子孙孙世袭登州卫指挥使事。

直到后来在明朝嘉靖年间，戚祥有一位后人，继承祖上的职位，袭登州卫指挥使事，写下了“封侯非我意，但愿海波平”的豪言壮语，成就了一代抗倭名将，民族英雄，此人正是戚继光。

未完待
续、下期同版

劍雨浮屠

烟花飞如絮·著

